



中国文学年度盛宴
人文华夏气象万千

2017

中国

隨筆

年选

朱航满

编选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2017 中国随笔年选

朱航满 编选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7中国随笔年选 / 朱航满编选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8.1

(花城年选系列)

ISBN 978-7-5360-8581-7

I. ①2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7613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蔡 安 欧阳衡 李珊珊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庄海萌

丛书篆刻: 朱 涛

书名题字: 陈以泰

封面图: 南宋 夏生(传) 溪山清远图

书 名	2017 中国随笔年选 2017 ZHONGGUO SUIBI NIANXU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16.5 1 插页
字 数	308,000 字
版 次	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

朱航满

微信时代到来了。似乎人人都在享受着信息的发达，诸如快捷、免费以及海量的内容，而作为传播信息与制造娱乐的手机，也已经成为我们形影不离的好伙伴。由此，我常常会内心自问，编选这样一册一年才出版一回的随笔选本，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一番面目？也是在这一年，我特意写了一篇回顾之前五年编选年选的文章，在开篇中便这样写道：“元旦过后，广东的花城出版社寄来了《2016 中国随笔年选》，这已经是我编选花城年选的第五个年头了。每一次编选，我都尽量去尊重自己内心的判断，并努力把自己认可的随笔佳作奉献给读者。编选年选，如何呈现编者的风格与趣味，也是我所追求的。有读者在网上提意见说，我编的年选与别家少有重复，以为奇怪。”当时写这篇文章之时，其实还有几许自辩的意味，因为这种“少有重复”，或许便是一种基本的态度，这里不但没有什么惭愧之意，甚至竟还有几分暗暗的自得。但这篇文章写得散漫，对于所谓“内心的判断”，也做了一些思考和梳理，这里不妨只将其中的一些想法摘抄如下：

“……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和反思，之前我编选《随笔年选》时，也以专辑的形式进行过呈现，这是我的一种追求，也便是试图通过这种集中和深入的呈现，让读者更为透彻地了解历史的复杂真相。”“对于现实的关注，也是我编选随笔年选的一个方面。但随笔不同于杂文，它的展示可能更为含蓄一些，温柔一些，而内蕴和引起的沉思，或许也更为久远一些。”“在我看来，随笔写作很难成为职业写作，因为它不同于散文，需要学识，需要才华，更

需要独到的见识。因此，好的随笔文章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有时非职业作家的随笔写作，反而常常有令我惊喜的地方。因此，在编选《随笔年选》的过程中，我尽可能寻找那些被文学界遮蔽而又颇得妙趣的随笔文章。”“对于人物的追怀也是我在编辑年选中，分外青睐的。因为在我看来，一个人物便是一个世界。好的追怀文字，不但是第一手的史料文字，而且呈现的是一种精神的风骨与风流，更为令人回味。”“当然，美文也是随笔年选的重要遴选，但我更倾向于具有反思意味和启蒙精神的作品。”

以上这些摘抄的内容，基本代表了我的一些编选的标准，2017年的随笔年选，大体也是这种思路。由于这篇文章写得仓促，读起来着实有些差强人意。我将这篇文章命名为“夜晚的珍珠”，其源于我读温州作家戈悟觉先生的一篇随笔《小院旧雨》的感受。文章中有这样的一番议论：“我对戈悟觉这位作者很不熟悉，也未曾见识过这份刊发其作的《温州人》杂志，因此还要感谢温州作家方韶毅先生在微信上推荐这篇文章。与上述文章不同的是，戈悟觉的这篇文章把视角对准了底层的小人物，作者描述他们在荒诞年代的悲惨命运，更描述了他们被蒙蔽的无奈，因而读后更令人反思。此文沉静、忧伤，又有着一抹特别的亮色，宛若夜晚的珍珠一般。”后来报纸刊发时，将题目改为了“历史、命运和美”，也算醒目和准确，但少了那一份特别的诗意。2017年的随笔年选，依然重视对于“历史、命运和美”的追寻，但我还更想强调的是一种表达上的从容。诸如这篇《小院旧雨》，便是如一杯陈酿的老酒，其中浓缩了太多的滋味。

后来，我辗转联系上了戈先生，才知道其人宛若隐士，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曾在宁夏工作多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小说创作享誉全国，几近晚年才回到温州定居。因为这一随笔的选入，戈先生还专门做了一篇文章，名为《“更能消几番风雨”》，其中写到了他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过程，并将之刊布于他的网上博客。戈先生对于年选的看重，令我惊讶，而在写这篇文章之时，我才终于体味到，在众声喧哗与遍地垃圾的时代，真正的严肃遴选，本身就是一种庄严的仪式，它甚至胜过了很多的加冕与奖励。故而，戈先生郑重地宣告自己的写作使命，就是要继续书写我们民族的荒谬记忆，进而又说，“我是要命的乐观主义者，相信未来”。文章最后，他还补充道：“我正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做功课：《1966和2016》。记双年，间隔半世纪。当年15岁，如今65岁。埋头写几年，也许依旧‘可怜无补费精神’，由他去，认了。”我很喜欢最后的这一句话，“由他去，认了”。何等地淡泊与洒脱，实乃一种不计功利的真精神。这样的“费精神”，难得矣。

2017年的随笔年选中，我特意遴选了周克希先生的一组文章《漫忆琐记》。周老浸润法语文学多年，修炼文字，雕琢词句，他翻译普鲁斯特的长篇巨著 *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*，坚决不采已经被大众熟知的那个“追忆逝水年华”，而是坚持用了一个看似普通的书名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。之前我读过周先生的文集《译边草》，其中谈翻译的心得，谈斟酌文字的快乐，令我心仪。记得他有一篇文章，写到了翻译的快乐，乃是将自己的译作比作刚刚诞生的小熊宝宝，并认为翻译虽然很辛苦，但绞尽脑汁投入进行，若是一旦找到了感觉，“那种快乐，又是旁人无法体会的”。陆续读到周先生的《漫忆琐记》，很是喜爱，拟录于年选，去信询问周老，他回复我说，值不值得列入年选，其实是大成问题的。我被先生这种气度所感动，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省，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谦淡。

从容的文章分外难得，需要去静心慢品。阿乙的长篇随笔《智力生活》揭示了一种我们经验和认识的盲区，读来令人心惊，却是徐徐道来；严锋的《我的电子阅读生涯》，显示出一种妙趣横生的人生态度，又有着深厚的积淀；聂作平的《苦难催生奇迹》，钩沉了一段历史的苦难与辉煌，难得的是作家的写作，乃是在史料的搜查与田野的踏访中呈现了这种风流；张朗朗的《听披头士的时光》、袁小龙的《叶芝的诗与杨宪益先生》等篇章，勾起了诸多远去的记忆，夹带着时代的沧桑，又沉淀下来了许多令人肃然的体悟；几篇关于人物的作品，也给人以新意，如谢其章的《“你见过这么蓝的天吗？”》，写在法国留学又执意来到敦煌的画家常书鸿的传奇人生，作家用一句“你见过这么蓝的天吗？”来结尾，点出了一种别样的境界；还有刘涛的随笔《送别》，由墨迹来看弘一，“平淡、恬静、冲逸之致也”。

钱锺书先生曾说过：“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，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。”微信时代，我们面临的喧嚣或许更多，热闹的点赞与转发并不意味着特别。为此，我推荐那些“素心人”的文章，读来永远那么宁静。诸如韩羽的《灶王爷的脸谱》、张世英的《旧友重逢话孔孟之别》和夏立君的《司马迁表情》，文章虽短，但意蕴深厚，将此三篇文章组成小辑，乃是对不信神、不怕邪和不迷权威的人们的最好赞赏，可谓洗尽铅华的智慧矣；潘向黎的《读顾随札记》，则是以顾随的方式解读顾随，是向中国文化致敬，也是向大师致敬的一份私人读书笔记。还有江弱水谈《聊斋》、张宗子说《水浒》以及止庵的读画笔记《画廊故事》，虽都是点染一二，但写出了新意，不显峻急，又令人回味良久。韩敬群的《和陶》，写北大创作旧诗词的经历，是追慕古人，又是近思前辈，风轻云淡之中，掩藏着一种质朴与深情。

从容是一种作文与处世的方式，也应是一种健康人格的自然流露。以这样的心态，我们来看待文章，也便是看待我们周遭的世界。在2017年的随笔年选文章中，还有两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。一篇是李娟的《冬夜记》，这个年轻女作家的文章，令人刮目相看。读到她的一篇小随笔《冬夜记》，真是高兴了一回。记得我曾应约在报纸上为李娟做过一篇评论，在那篇文章中，我大体的意思是说，“李娟的文字，完全是一种自然生长又健康茁壮的语言风景”。又有一个看法，乃是：“李娟的文章充满童真的笔触，读来令人温暖甚至忍俊不禁。……她的这种对于世界孩童式的观察，不是母性的慈爱与温润，而是小姐姐式的亲近、好奇与疼爱，这使她对于周遭的世界的观察与感受，有别于习见和庸常的女性写作。”同样，我以为李娟的写作之所以带有一种特别的生机，还有她的文章中有着一种少见的东西，“一定隐藏着一种朴素的生存信仰”。以我来猜测，这种朴素的信仰，源于她生活其中的哈萨克民族的熏陶与浸染，或者是这个民族所长久积淀的生活态度。

另一篇短文则是蔡小容的《沈琼枝姑娘》，面目朴素，却令我一读难忘。文章从一册几被遗忘的连环画《沈琼枝》谈起，这是由《儒林外史》中的故事改编而成的。沈琼枝是一个民间女子，被父亲嫁给了扬州的盐商，但她不服从命运的安排，大胆逃婚，到了南京，且能自谋生路。文章特别写了沈琼枝逃婚后的一段生活：“一个孤身女子，流落到黑暗的社会，既没有客死异乡，也没有沦落风尘，她居然靠自己绣花、写诗挣到了钱，且与名士唱和，赶走了地痞流氓，斗败了奸猾的盐商，最后还把索贿的公差推了个仰八叉。她在工作之余，还到秦淮河上游览风光，这样从容度日的心态，真是一种能耐和修为呀！”沈姑娘的遭遇，既不狼狈，也不心酸，而且还有一种“从容度日的心态”，蔡小容的发现与这种重新解读，让人顿感一种朗然。沈琼枝的故事，其实并不是太过传奇，相比如今微信上的段子奇文，差之远矣，但若细读，则不难发现，原来蔡小容笔下的沈姑娘，没有成为鲁迅笔下的那位出走的娜拉，她从盐商家中出走之后，既没有堕落，也没有再回去。这位沈姑娘，有着“乐观坚强的心性”，又是如此之美，“淡淡妆，天然样”。

2017年10月3日

目录 contents

朱航满 序 / 001

辑一

李 娟 冬夜记 / 001

王 彬 次第花开 / 005

辑二

韩 羽 灶王爷的“脸谱” / 011

张世英 旧友重逢话孔孟之别 / 013

夏立君 司马迁表情 / 016

辑三

温普林 AI 启示录 / 021

阿 乙 智力活动 / 029

严 锋 我的电子阅读生涯 / 044

石 厉 甘露 / 054

蒋 蓝 豹子是大地 的衡器 / 060

辑四

舒国治 哇，好啊，太对了呀！ / 069

张郎郎 听披头士的时光 / 071

止 庵 画廊故事：大自然（八则） / 076

辑五

张源琛 德国人是怎样“克服过去”的？ / 095

聂作平 苦难催生奇迹——重走浙大西迁路 / 102

李 静 穿越黑暗的玻璃 / 116

辑六

杨 绛 幼年往事（外一篇） / 125

周克希 漫忆琐记（六则） / 129

韩敬群 和陶——回忆在北大写旧诗的经历 / 136

李大兴 茫茫人海无处寻 / 141

辑七

赵 珩 在上海美丽园的日子 / 149

严晓星 记辛丰年先生 / 160

裘小龙 叶芝的诗与杨宪益先生 / 181

沈胜衣 书中情分——纪念谷林先生逝世八周年 / 187

辑八

蔡小容 沈琼枝姑娘 / 191

- 张宗子 天涯风雪林教头 / 196
- 江弱水 《聊斋》小样儿 / 202
- 潘向黎 读顾随札记 / 208
- 阎晶明 “病还不肯离开我”——鲁迅的疾病史 / 219

辑九

- 刘 涛 送别 / 233
- 尉天聪 苍茫独立唱挽歌——说高阳 / 237
- 罗 逊 鲜为人知的巫宁坤欧洲之行 / 245
- 谢其章 “你见过这么蓝的天吗？” / 250

冬夜记

李娟

小时候的富蕴县，冬天真冷啊。睡到天亮，脚都是冰凉的。我和我妈睡一个被窝，每当我的脚不小心触到她，总会令她惊醒于尖锐的冰意。被子那么厚，那么沉，却是个大冰箱，把我浑身的冰冷牢牢保存。然而被子之外更冷。我俩睡在杂货店的货架后面。炉火烧到前半夜就熄透了，冷却后的铁皮炉和铁皮火墙比一切的寒冷都冷。那时，我还是个八九岁的孩子，就已经开始失眠了。我总是静静躺在黑暗中，相峙于四面八方的坚固寒意。不只是冷，潜伏于白昼中的许多细碎恍惚的疑惑也在这寒冷中渐渐清晰，膨胀，迸裂，枝繁叶茂。我正在成长。一遇到喧嚣便欢乐，一遇到寂静便恐慌。我睡不着，又不敢翻身。若惊醒我妈，她有时会温柔地哄我，有时烦躁地打骂我。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她。我活了不到十年，对所处世界还不太熟悉不太理解。好在不到十年就已经攒存了许多记忆，便一桩桩一

件件细细回想。黑暗无限大。我一面为寒冷而痛苦，一面又为成长而激动。

就在这时，有一个姑娘远远走来了。

我过于清晰地感觉到她浑身披戴月光前来的模样。她独自穿过长长的，铺满冰雪的街道，坚定地越来越近。仿佛有一个约定已被我忘记，但她还记着。

我倾听许久，终于响起了敲门声。我惊醒般翻身坐起。听到我妈大喊：“谁？”

仿佛几经辗转，我俩在这世上的联系仍存一线细细微光。仿佛再无路可走，她沿光而来。在门的另一边轻盈停止，仿佛全新。

她的声音清晰响起：“我要一个宝葫芦。雪青色的。”

我妈披衣起身，持手电筒走向柜台。我听见她寻摸了一阵，又向门边走去。我裹着被子，看到手电筒的光芒在黑暗中晃动，看到一张纸币从门缝里递进来，又看到我妈把那个小小的玻璃饰品从门缝塞出去。这时，才真正醒来。

小时候的富蕴县真远啊。真小。就四五条街道，高大的杨树和白桦树长满街道两侧，低矮的房屋深深躲藏在树荫里。从富蕴县去乌鲁木齐至少得坐两天车。沿途漫长的无人区。我妈每年去乌鲁木齐进两到三次货。如果突然有一天，县里所有的年轻姑娘都穿着白色“珠丽纹”衬衫、黑色大摆裙及黑色长筒袜；或者突然有一天，所有人不停哼唱同一个磁带专辑的歌——那一定是我家的小店刚进了新货。在小而遥远的富蕴县，我家小店是一面可看到外面世界些微繁华的小小窗口。

又有一天，所有年轻人每人颈间都挂着一枚葫芦形状的玻璃吊坠，花生大小，五颜六色，晶莹可爱。“宝葫芦”是我妈随口取的名字，一旦叫开了，又觉得这是唯一适合它的名字。我知道它的畅销，却从不曾另眼相看。还有“雪青色”，也从不觉得有什么特别。然而一夜之间突然开窍。从此一种颜色美于另一种颜色，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令人记挂。原来世上所有美丽的感情不过源于偏见罢了。我偏就喜欢雪青色，偏要迷恋前排左侧那个目光平静的男生。盲目任性，披荆斩棘。我在路上走着走着，总是不由自主跟上冬夜里前来的那个姑娘的脚步。我千万遍模仿她独自前行的样子，千万遍想象她暗中的美貌。又想象她已回到家中，怀揣宝葫芦推开房间门。想象那房间里一切细节和一切寂静。我非要跟她一样不可。仿佛只有紧随着她才能历经真正的女性的青春。

我总是反复想她只为一枚小小饰品冒夜前来的种种缘由。想啊想啊，最后剩下的那个解释最合我心意：她期待着第二日的约会，将新衣试了又试，

难以入睡。这时，突然想起最近年轻人间很流行的一种饰品，觉得自己缺的正是它，便立刻起身，穿上外套，系紧围巾，推开门，心怀巨大热情投入黑暗和寒冷之中。

我见过许多在冬日的白天里现身的年轻姑娘，她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穿一样的外套，梳一样的辫子，佩戴一样的雪青色宝葫芦。她们拉开门，掀起厚重的门帘走进我家小店，冰冷而尖锐的香气迎面扑来。她们解开围巾，那香气猛然浓郁而滚烫。她们手指绯红，长长的睫毛上凝结白色的冰霜，双眼如蓄满泪水般波光潋滟。她们拍打双肩的积雪，晃晃头发，那香气迅速生根发芽，在狭小而昏暗的杂货铺里开花结果。

我是矮小黯然的女童，站在柜台后的阴影处，是唯一的观众，仰望眼前青春盛况。我已经上三年级了，但过于瘦弱矮小，所有人都以为我只是幼儿园的孩子。说什么话都不避讳我。我默默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，不动声色。晚上睡不着时，一遍又一遍回想。一时焦灼一时狂喜。眼前无数的门，一扇也打不开。无数的门缝，人影幢幢，嘈嘈切切。无数的路，无数远方。我压抑无穷渴望，急切又烦躁。这时敲门声响起。雪青色的宝葫芦在无尽暗夜中微微闪光。霎时所有门都开了，所有的路光明万里。心中雪亮，稳稳进入梦乡……然而仍那么冷。像是为了完整保存我不得安宁的童年，世上才有了冬天。

这世上那么多关于青春的比喻：春天般的，火焰般的，江河湖海般的……在我看来都模糊而虚张声势。然而我也说不清何为青春。只知其中的一种，它敏感，孤独，光滑，冰凉。它是雪青色的，晶莹剔透。它存放于最冷的一个冬天里的最深的一个夜里，静置在黑暗的柜台中。它只有花生大小。后来它挂在年轻的胸脯上，终日裹在香气里。

青春还有一个小小的整洁的房间，一床一桌，墙壁雪白，唯一的新衣叠放枕旁。是我终生渴望亲近的角落。小时候的自己常被年轻女性带去那样的空间。简朴的，芬芳的，强烈独立的。我坚信所有成长的秘密都藏在其中。我还坚信自己之所以总是长不大，正是缺少这样一个房间。我夜夜躺在杂货铺里睡不着，满货架的陈年商品一天比一天沉重，一夜比一夜冷。白天我缩在深暗的柜台后，永远只是青春的旁观者。

那时的富蕴县，少女约会时总会带个小电灯泡同去，以防人口舌。同时也源于女性的骄傲，向男方暗示自己的不轻浮。我常常扮演那个角色，一边在附近若无其事地玩耍，一边观察情意葳蕤的年轻男女。他们大部分时候窃窃私语，有时执手静默。还有时会突然争吵起来。后来一个扭头就走，一个失声大哭。

她大哭着冲向铺满冰雪的河面，扑进深深积雪，泪水汹涌，浑身颤抖。很久后渐渐平复情绪，她翻身平躺雪中，怔怔眼望上方深渊般的蓝天。脸颊潮红，嘴唇青白。冬天的额尔齐斯河真美啊！我陪在她旁边，默默感知眼前永恒存在的美景和永不消失的痛苦。就算心中已透知一切，也无力付诸言语。想安慰她，更是张口结舌。真恨自己的年幼。我与她静止在美景之中，在无边的冬天里。

有时候我觉得，一切的困境全都出于自己缺了一枚宝葫芦。又有些时候，半夜起身，无处可去。富蕴县越来越远。可一到夜里我还是睡在货架后面。假如我翻身起床，向右走，走到墙边再左转，一直走到尽头，就是小店的大门。假如我拔掉别在门扣上的铁棍，拉开门，掀起沉重的棉被做的门帘，门帘后还有一道门，拨开最后一道门栓我就能离开这里了。可是没有敲门声，也没有宝葫芦。似乎一切远未开始又似乎早已结束。我困于冰冷的被窝，与富蕴县有关的那么多那么庞大沉重的记忆都温暖不了的一个被窝。躺在那里，缩身薄脆的茧壳中，侧耳倾听。似乎一生都处在即将长大又什么都没准备好的状态中。突然又为感觉到衰老而惊骇。

（原载《文汇报》2016年12月14日笔会副刊）



次第花开

王 彬

“我书桌下边的抽屉里有一个小信封，信封上标着‘星尘’两个字，里面是一些从一颗陨星坠下的地方下所收集的尘碎，是一位朋友送我的。有时我也让这些曾白热地在天上流射的物体在指头间溜过，一时仿佛接触到无穷无尽的太空。当我们注视着艾佛格莱上空的星座慢慢地移动时，我便记起那个小信封里的星尘。”这是艾温·威·蒂尔（Edwin Way Teale）《天上的春》开头的一段文字。

蒂尔是美国自然主义作家，他在1951年出版了一部记述美国山川风物的著作，分春夏秋冬四册出版。1966年，获普利策奖。1988年引进我国内地，印三千册，属于小众读物，但是我极喜欢，《天上的春》便出自他的《春满北国》。

《天上的春》结尾是，春天存在大地上所有的事物里，它是蒲公英的金黄，草间的新绿，是半空的灰色积云，是新翻泥土包孕水分的气息，是溢满雨水的壕沟，沼泽里的红枫，雏鸟的啁啾和渐次绽放花朵的植物。“天体的运行像个庞大的时辰钟，不迟不早，不停不速，经过千百次的回复，又把春天送到我们的天空，地上和周遭的海面了。”此时，大熊星座处于正北方，北斗之柄指向东方，在我国，冰河解冻的北方土地上，腊梅开始细细吐蕊，群山含笑而纤云如梦，百花渐次灿烂地展开笑靥了。

读《瓶史》，袁宏道开篇写道，“燕京天气寒冷，南中花木多不至者”，比如桂花、腊梅之类，即便是通过人为之力来到燕京，也就是北京，却“率为巨瓿大甌所有”，不发达的穷文人只能寻觅一枝两枝，养在瓶中欣赏。袁宏道说，他曾经看见一户人家用一尊年代久远的铜觚养花，觚上“青翠入骨，砂斑垤起，可谓花之金屋”。这是上等养花的器皿，次一等的是官窑、哥窑、

定窑一类瓷器，既滋润又细媚，“皆花神之精舍也”。当然还是古铜之器为好，这些器物深埋土中，“受土气深，用以养花”，很适宜花的生长，当然陶土做的瓶子也是好器皿，养在那里的花颜色明艳，速开迟谢，甚至可以“就瓶结实”。在瓶中养花，春季应是梅花，海棠；夏季是牡丹、芍药；秋季是桂花与莲、菊；冬天是腊梅。在房中摆花的时候，要有主次之分。以梅花为主的时候，以迎春、瑞香、山茶为辅；海棠为主，以林檎、丁香为辅；石榴为主，以紫薇、大红、千叶、木槿为辅；莲花为主，以山礬、玉簪为辅；腊梅则以水仙为副。在器物的选择上，腊梅要养在高形状的器物里，水仙则要置放在低矮的池盆中。一室之内，荀香何粉而各擅其胜。

近些年，腊梅一类植物，在北京开始多起来了。不仅是腊梅，还有玉兰、红梅，在我的印象里，过去看玉兰只有颐和园与大觉寺等处，现在居住的小区里都可以见到，只是年龄尚稚，花朵微弱，虽然清新可爱，但却缺少玉堂华贵的气象。我们单位的腊梅，也是近些年栽种的，也属于尚幼的年龄，算不得老梅。花开的那天，年轻的同事给我发来一组照片，金黄的花朵缀满枝丫，似乎可以闻到幽寂的香气。翌日，天空飘舞雪花，同事又发来照片，在白雪的覆盖下，有些花蕊甚至也堆积了雪粒。我当时的感觉是战栗了一下，北京严寒，腊梅绽放最早也要到二月，往常已是东风娇软，却哪里料到今年碰上了大雪，但腊梅之美或许正在此时汹涌地呈现出来吧！

在北京，看腊梅有两个地方，一处是香山。去年我与徐路经那里，远远瞥到斑驳的黄色花朵，我怀疑是迎春，然而此时花期尚早，香山又不比城区有热岛效应，怎么会开花？走近端详原来是腊梅，可惜刚刚冒出嫩黄的蓓蕾，再晚几天该是另一番热闹景象。那里的腊梅也是年龄尚浅，是园林工人近些年才扦插的，枝丫的顶端还留着剪刀的切口。

卧佛寺近年也栽种了不少腊梅，集中在山门与丹陛东侧。我们去的时候，赏花之人颇多，但我们感兴趣的是后边的老梅，找来找去找不到。问天王殿前面两位卖香的工作人员，右手的女同志说，就在天王殿后面。我们又去后面，还是没有找到。再返回询问那个女同志，她有些不耐烦了说，“就在后面，大铁杠子锁着！”为什么要大铁杠子锁着呢？一时想不明白。我们又回到天王殿后面，没有，后面的三世佛殿，还是没有，再向后走到卧佛殿，依旧没有找到。众多的人把点燃的香放到香炉里，间断地闪烁出黄色夹杂赤色的火焰。礼佛的人排着队缓缓挪动，我们无心细看，只是找那株老梅。从殿东到殿西，还是没有找到而简直有些绝望了。绝望中，再绕回到三世佛殿，蓦地看到殿东丹陛下面有一处绿漆围栅，颜色有些发灰了。围栅里伸出几条暗白的枝干，绽出浅土色的花朵，这是那株老梅吗？



我们跳上丹陛，看到佛殿东窗下立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碑，填金的说明文字，介绍这株老梅是“相传植于唐代”，这就是名声籍籍的唐梅！我们兴奋地走近去，并不美丽而花朵纤小，花瓣的末端是曲折的尖齿。读《花境》，腊梅有“磬口”“荷花”与“狗英”三种。磬口深黄，虽盛开而“半含”，“若瓶供一枝，香可盈室”。这是最为世人珍贵的品种。荷花是“近似圆瓣者，皆如荷花而微有香”，“狗英亦香，而形色不及”。我们面对的这株唐梅应该是狗英吧！

位于山门东侧的腊梅则是磬口，金色逼人，花蕊深红，有一层蜡的质感，泛射出幽细的光泽。每一粒花都是一颗小小的心，被温暖的爱意萌动而散发郁馥的香气，我觉得是茉莉，徐说是金银花的味道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。山谷诗云“香蜜染成宫样黄”，郑亨仲道“蜜脾融液蜡中开”而的确不虚。每一株腊梅下面，至少围拢十几个人，每一个人都认为对方妨碍自己而纷纷将手臂伸长，用手机拍摄自认为是最好的腊梅。我们也加入拍摄队伍，却怎么也找不到满意的角度。徐向他人“偷艺”之后，回来对我说，有人只拍一枝，以天空为背景，化冗杂为单纯。受到这样的启示，我们也选择了几丛花束，以庙宇的丹墙作背景，拍出来效果也还不差。

离开卧佛寺的时候，游人开始海潮一般涌来，彼时腊梅周围的手臂应该密如森林吧！庆幸的是，我们来得尚早而避免了“森林”之中的拥挤，如果换位思考，假如我是腊梅，面对如此众多，如此疯狂的膜拜的人流，会产生怎样感受？在如此之多的“粉丝”，也就是“腊粉”的拥趸之下，腊梅们高兴还是不高兴？这当然是庄周式的假设，汝非鱼，安之知鱼之乐；汝非我，安之我不知鱼之乐？

还是说袁宏道。北京多风沙而古今如是，“空窗净几之上，每一吹号，飞埃寸余”，室内的桌、几之上堆满厚厚的尘土，养在瓶里娇艳的花朵也被污染了，需要“经日一沐”。清洗的时候，不可以付之“庸奴猥婢”。理想的状态是，不同的品类的花配上不同品类的人，在《瓶史》里，袁宏道设想：清洗梅花的人应为肥遁山林的隐者；清洗海棠，应是有韵致的雅士；菊花“宜好古而奇者”；至于腊梅，最好是“清瘦僧”——一个清癯的“骨立”僧人，这当然是袁宏道呆坐寒斋里的梦幻玄思，但想想总可以吧。这么一想也就释然，而腊梅呢，卧佛寺的新梅与唐梅，用大铁杠子锁着，那位女工作人员为什么这么说？

同事在微信里发来两张玉兰花的照片，一张白色，一张紫色，白色的尚处于花蕾状态，宛如一枚精致的瓷制纺锤。紫色的已然开始绽开，最外层的